

文孝軌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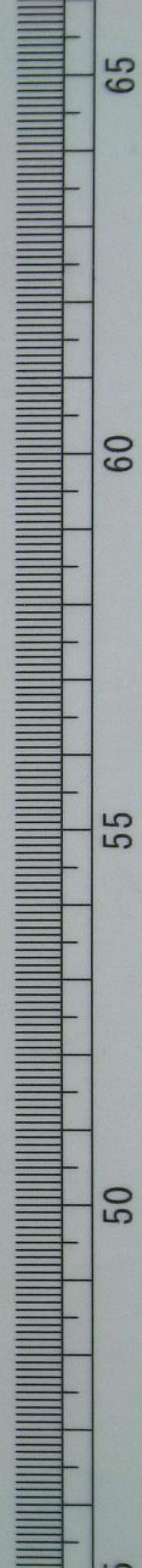
三四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8

5



文庫 11
D 228
5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三

明 東郭鄒守益批撰

漪園焦 竑評校

九我李廷機註閱

日本 南溪官脇通赫 輯輔

放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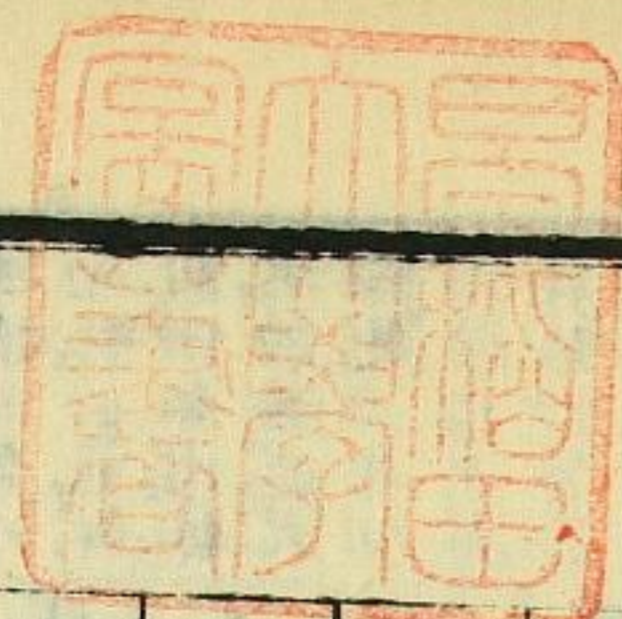
酒味色論

魯共公名奮

四世孫在位
二十二年

梁主魏嬰史作瑩音相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

東龜年云按魏惠王十五年魯恭侯備成侯宋桓侯鄭釐侯四君朝魏恭侯擇



吉田



010190557060

興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

昔者帝女蓋堯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法句

奇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遠讀之

千里細玩之却又字雕句琢一毫增減不得齊桓公夜半不嘽嘽口有所銜易也言不喜食

乎乃煎熬燔炙法句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且不覺飽而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

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

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蓋楚莊王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

其樂忘死遂盟法字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亡其國者前面文勢滄滄到此方截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酒也句法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間須皆美

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

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主稱善相屬

鄒東郭評諫文直銳議論雄偉引証典雅句句著意無一字艱澀亦秦文之最切舉子業者

鮑彪評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秋曰猶

兼周禮韓起亦云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措

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

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

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胡思泉評此四戒非獨為君者當知即士庶亦宜

加慎焉戒之戒之保身保家之本也

言蓋在此時此文小序及末後注六字並皆魏策全文

南漢云諫辭之文法貴至嚴語貴至易義理切實明快貴君主易感服此篇便其成式

茅鹿門評此論字字句句皆有法則讀此等文須

歸震川評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

雖再言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非唯見文有情而章法亦覺整齊魯

許穎陽評魯君之論深醇典密萬世龜鑑雖以惠王之昏愚猶能稱善相屬

說難

韓非之諸公

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苟卿以書干韓王不見用非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於說難云

兩漢云此篇委曲說盡

凡說之難起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句法非字貫下作句○凡說難識情

微之事情而不陷纖巧句

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

調極雄偉極古雅可見秦代文辭自然如此

吾意之難也句法非字貫下作句○能分又非吾敢橫伏

韓非及史記佚作矣古通用

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言橫伏放縱陳辭發策凡說之難在

謂人君之心也須審明人主之意

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前者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

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

章法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

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

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王世貞云夫子沒

切名實孤憤說難極入巧奪天工摩揣幻

而說之以名高

說難

三

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

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結。○為名高者視利為下為卑賤為厚利者視名為遠事情

而病說者之無心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洩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

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

議以推其惡者推字對端字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深也而語極知

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

所出事乃自以為也解上句。○穆文熙云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

調極古雅自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為

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

已章法句法。○說彼大人之短乃以為竊已之事情譏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

權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

借資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人主以為借已之資籍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

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詞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

屈辱也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厭其多順事陳意則曰怯懦

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

也結。○司馬光云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足以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

之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所說謂所說之主也

點言錄

自知知字去聲

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
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
言也○此說之難應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
上文語乃照應法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概猶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與甲
同計與乙同行者說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人主
士陳言無傷甲乙也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凌推隆云秦王悅非而
李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其有傷于同計同行者乎大忠
無所拂辭大忠志在匡君于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悟言無所
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逆于君也擊排延後伸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此
屬下文言知盡之難謂人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
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

合曠日已久誠著于君也君之淫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
澤周浹于臣魚水相須塩梅相和罪延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

此段說不易合引証

此說之成也李廷機云文勢間架展伊尹為庖殷本紀云
氏勝臣負鼎俎百里奚為虜奴也○晉世家晉襲滅虞公
以滋味說湯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

此段說言當知親戚

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說也作能士之所恥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
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者鄭武公欲伐胡延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

此段說言當知淺深

者鄭武公欲伐胡延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

此段說言當知愛憎

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闕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舊計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又何怪。夫後世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二引然其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曰。

南溪云。以譬喻。結收全篇。奇警最甚。

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三引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黃澤陽云。非卒死。于憎而深。言秦之獄。是不能察愛之也。哀哉。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此喻方說出。說難主意。

章惠伯評通篇只發一難字。獨重一知字。首言凡說之難。非吾知欲以說之難也。凡說之難。又非敢放恣。

惟能明吾意能盡之難也明意與盡俱順知字
 來君有為名高者為厚利者實厚利而顯名高
 者說之難也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數段亦見說之
 難也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數段亦見說之難而
 處之也曠日數句知盡之難而思以盡之也尹
 以庖爨以虜說不易合如此宋人蒙疑言當知
 親疎也閱其思被戮言當知淺深也弥子瑕獲
 罪言當知愛憎也以逆鱗作結總見其難處又
 如飾所敬滅所醜及周澤既屋云云乃為能明
 吾意乃為能盡乃為能知不嬰人主之逆鱗而難者易矣
 揚子雲評非作說難而卒死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
 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
 確乎不憂其不合也說人主而
 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呂雅山評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
 韓非說難大略可見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前漢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起句

南漢云此篇
 言用兵使
 漢武有所戒
 慎文字温雅
 切直真是長
 者之言

便令人主有納諫意果然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
 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察之司馬

越語范蠡進
 諫曰夫勇者
 逆德也兵者
 凶器也爭者
 事之末也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
 子大凱還師振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示不
 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顏師古云夫務戰

勝窮武事呂云先提未有不悔者也此下悔字是全篇主意○王鳳洲云此書

以悔字作主蓋因武帝窮兵欲其懲秦而法祖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此言秦

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

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

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

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數句又波瀾○

秋風辭其悔心之萌乎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

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始皇不遂使蒙恬將兵而

北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

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

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

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騰琅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起自東騰入琅邪沿海諸郡

所費凡用九百十男子疾耕不足以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

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

下始叛也此始皇不及至高皇帝定天下此言略地於邊聞

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

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照上使

字應前

史記得其民
作遇其民調
作後其作殺
甘心作快心
完計作長策

史記飛作蜚

從逐也

悔字○前後兩個不聽字皆同而前云又使天下延使劉后云高帝悔之此兩句便異乃秦漢所以分也

敬往結和親此悔處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復即秦事申言雖有覆師殺

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此應上日

費千金句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

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此言四代不伐匈奴夫不上

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指秦漢之失此臣之所以大

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

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通與利故尉佗章邯

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呂云始終是借秦為喻此得失之

效也未以得失效驗故動人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

在所頌師志曰此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

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

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假安樂皆為郎中

鄒東郭評此書以悔字立意窮武事而悔者存不

唐順之評通篇只是引用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

林次崖評言匈奴之伐利害如指諸掌秦皇漢高二事足

為明鑿文字溫醇重厚質實愈嚼而愈有味是

漢初元氣復還之作非春秋戰國元氣澆漓之餘習也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唐李華字遐叔

翻翻計之而加察焉作詳察之少加意熟慮焉

史記費下有夫上虛府庫下敵百姓并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十八字夫匈奴下有難得而制非一世也八

觀作夫上不

贊皇人所著有含元殿賦弔古戰場文姪翰視俱以文知名

浩浩乎平沙無垠音銀不見人也音遠河水縈帶群山糾紛

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

亡群鄒東郭云說軍士戰爭之苦陣亡之慘誠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故聖人貴不戰而屈人兵上兵伐謀其

次伐交其下攻城正有見乎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

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走代歟吾聞夫齊魏

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

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音逼亦○誰訴秦漢

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音無世無之場悽慘之情溢于

言意之外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

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

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雙子重

甲三百被練三千註漆甲成組文練袍也法重心駭威尊命賤董份云此二句

怨利鏃失本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振江

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

鷲鳥鷹隼之屬休巢征馬踟躕進之兒繒纊無溫繒帛之粗者

墮指裂膚此言天時苦寒直說悽慘處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

以相剪屠徑截輜重軍裝什物雜用而載之曰輜重橫攻士卒都尉親降

挺與鉞同他項及左傳走則其鹿也鉞而走險杜註鉞疾走兒後漢光武紀招募猛子說文募廣求之也雲漢詩耗斁下土註耗虛也數敗也

期門軍門也

漢高祖紀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都尉軍門之官也將軍復沒此言胡屍填巨港之岸血滿

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此言戰敗然且

力盡以下鼓衰兮力盡天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

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

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

兮雲霧幕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

是耶茅鹿門云長歌之哀甚于痛哭吾聞之牧用趙

卒牧李牧趙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

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以下言歷代用兵得失因叙

惻然周逐獫狁北狄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

至策勲左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和樂且閑穆穆棣棣

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左成

年左輪朱殷注漢擊匈奴雖得隱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嬖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

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憂思兒或作娟娟

心惛心目昏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王維禎云歷述

婦之情以見人不可殺何恩何咎之句尤痛切天地為愁

入髓通篇無一閑冗字至收煞數語更精到

沈沈一作沈沈沈沈深遠

晉書匈奴類

總曰北狄不

稟中國正胡

夏曰黃鸞

曰鬼胡周曰

獫狁漢曰匈奴

南漢云極言

戰場之景况

字字凜冽句

句慘悽使讀

者震慄酸鼻

凡與國者非

兵則不能然

徒主政戰必

見此苦慘故

伐謀伐交貴

不戰而勝是

此篇主意

終與殺同戮
降也

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老子大軍之人後必有凶年

其流離嗚呼意喜時邪命邪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

夷此一句無限意言只當守不當戰也○左氏昭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游俠傳序 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

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

著於春秋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固無可言者言無足稱也及若季次原

憲客○公哲良字季次原憲字子思俱孔門弟子問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董份云其稱獨行君子義不苟合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故

憤而作耳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

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

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

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

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句辭不迫而意獨到○不發能一句乃游俠

本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昔者虞舜句接

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

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情激之意故
文竟自見活
澆流動奇凌
無窮

京特筆畫技
以發其平生
憤激之意故
文竟自見活
澆流動奇凌
無窮

尉繚子云大
公望行年七
十賣食棘津

也。嚮事同受

提見游俠不可無。○何良俊云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處觀其言以術取卿相功名俱著者為無可言獨有取于布衣之俠且引虞舜等以至孔子之事証緩急人所時有苟鄙無游俠者出而濟之便拘學之士雖百數河益于事

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跣躄暴戾盜跖

共大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

門仁義存莊子胠篋彼竊鉤者誅竊國者非虛言也此即

其利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

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

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揚故士窮窘而得

效史作效

委命此立傳本意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

俠予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一作功於當世不同日而

論矣抑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揚此數

控大有力量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

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

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

聲非加疾其勢激也歷數春秋諸公子以其有所資藉雖

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

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

甚恨之是此篇首意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

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

足稱者揚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

後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愧之余悲世俗不

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

之也揚慎云延陵吳季札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

俠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接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

倪正甫評既說鄉曲之俠又問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

罔與豪暴之徒反覆而愈明

凌約言評

雜序旁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豪曰局可少曰是為難曰有足稱其所以取游俠者不一而足可謂婉曲矣

說商君

商君衛侯孽公子公孫鞅秦封於商故号商君時之人此文載史商君傳

趙良趙良與商君同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

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言從此人得見趙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

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

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

自勝者內有以克乎已私則天理勝人偽自能剛而立

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

子欲寡人何事對曰願為

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徒君之過而日有

即月有成歲

有效五殺大夫百里奚也

望怨望之望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

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

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

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

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

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法句

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

之諤諤詞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與默以亡君若不非

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

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

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

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

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

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

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

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也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

藏于府庫德行施於後世法句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相助也歌聲此五殺大夫之德也

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鄭注謂巧賣法命者，也。變易官物之名，更造法變者，左道若巫蠱爻俗禁者。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一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二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法民之效上也。捷於令，句法○下之趨上，好也。影響尚為遲矣。今君左建外易，以左道建立威權也非所以為教也。三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何不遄死。鄆風。○詹惟修云：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四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詩不見今此

閻所及反，與銀同。

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五君之出也，後車千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此段又變文法，不用非呀以字。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司馬貞云：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又變文法。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六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三句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地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三句亦一樣文法，亦頓挫。秦王一旦捐寶客，人君死，臣子不欲死，言故托云捐寶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不能。

此明白

鄒東郭評此說叙事有體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閑鎖謹嚴秦漢文亦不多得者凡作論可以為法

唐荆川評陳商君罪過處烟波千里勸商君避位處九弄掌中

上諫獄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先借勇力者捷言以為獸之喻

慶忌勇期孟賁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史記秦武

司馬相如傳王有力士烏獲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勇士孟賁水行不避

未嘗與公卿蛟龍陸行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主世貞云分明是借論國家之惠不避狼虎

浪之權是好議論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測之地謂不意而禽犯

上至長楊獵是將上在好屬車之清塵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至也輿不及還較人不暇施

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穀下奇句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林希元云上以禍恐之此以道

喻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也橛駢馬口長銜也家語子曰郊之日

汎掃清路况乎涉豐草騁丘墟二句短前有利猶貪獸之樂

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二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敷詞有法蓋明者遠見於未崩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言故鄙諺曰家

取也

言故鄙諺曰家

自擊燕尾

軫之忍反車後橫木也

史記作泥涉

女墳

京生讀史

十一

欄音炎步廊
秦音續析木
謂之欄

累千金坐不垂堂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也或云畏此

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鄒東郭評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
思宛轉學者熟玩深省當自得之

林次崖評直諫婉諫二者文盡
相如之文此其近理

逐客上書

李斯秦李斯

人西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言諸侯人來事秦者
皆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之斯乃上書始
皇省悟除逐客之令復
李斯之官後為丞相

臣聞吏議逐客斯聞秦之官吏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

士迂齋云不引他國事只說秦亦有意○茅鹿門云只舉

其國故事更無改得組織醜薄而意獨至十年以來絕

妙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人來降秦東得百里奚於死百里奚虞

繆公秦走死迎蹇叔於宋厚幣迎蹇叔於宋來邠豹公孫支於晉邠

公孫支皆晉人此五人者皆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此五

秦國所生而繆并國二十逐霸西戎之代一十餘國為西戎

公能任用之之孝公用商鞅客之法孝公用公

此處就提不產於秦包是孫鞅以愛

法斷案下面方好析他法鞅封移風易俗風俗民以殷盛人氏國以富彊富實百

商君姓樂用諸侯親服諸侯歸獲楚魏之師得楚魏二舉地千

里開州郡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客之計惠王信拔三川

之地張儀攻韓宜陽西并巴蜀張儀西北收上郡北取上

左傳晉郝丙
不鄭丕豹死
秦
南漢云此篇
不遇主張不
產於秦者能
有助於秦而
下狀萬態憂
化不測典雅
質直嘗無架
空語字字精
金句句寶玉
愈出愈奇可
賞可愛真是
古今絕類故
秦主時然自

悟中廢逐客
今此由義理
與文章起以
感動他也

南取漢中南并漢中包九夷并九夷之地制鄢郢制鄢郢二邑東據成

臯之險東據成臯險要之地割膏腴之壤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初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約從以制秦張儀功

施到今強盛之功昭王得范雎魏人范雎廢穰侯逐華

陽穰侯魏冉也秦廢之華彊公室杜私門強大公室杜塞私情蠶食

諸侯長則他國如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使秦成帝業沈蛟

間多用伯西戎至今治強散六此四君者惠王昭王皆以

客之功如由余百里奚蹇叔邰豹公孫支商鞅及由此觀

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逐客而疏士而

不用遠賢士而不舉用以上語意已盡向使四君數語

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是使國家不

不得充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取玉于崑山之岡有隨和之寶求寶

和之珠垂明月之珠珠取于江南服太阿之劍太阿良劍名乘織

離之馬織離良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鼉

魚也皮可冒鼓迂齋云舉輕明重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

也第一段○迂齋云與五子不產于秦同句法○唐荆川

有三憂○李塗云反覆痛快深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得作文之法未可以入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又倒說有無限精神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則夜光之

文選篇作難

史綱作內文
用作用與

不可以犀象之器不為玩好外國之犀象不可而趙國之飾朝廷

女不充後宮駿馬馱馱音決提良馬不實外廐揚道實云江南

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第二段以為采飾所以飾後宮

充下陳離飾宮女充下陳後宮之列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

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飾于簪上傳璣之珥以璣附

環也璣珠齊國東阿縣之繒帛為編錦繡之飾錦綉為不進

於前而隨俗雅化隨風俗佳冶窈窕趙女趙之美女不立於側

也第三段○三段一意反覆而語不相涉夫擊瓿叩鈺彈

箏拊髀擊水擊水箏拊瓦鈺而歌呼嗚嗚快耳者嗚嗚然而歌

真秦之聲也茅鹿門云此又以音樂明之所謂隱而顯之

鄭衛桑間鄭衛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亡國之樂韶虞象武者韶虞舜樂象武周樂

國之樂也今棄擊瓿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

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取其快心意于前娛耳

者何也說問順說反說又例轉今取人則不然轉客

說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非秦人者去

逐之○迂齋云然則是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

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兼并制諸侯之術也此結

限意思○茅坤云秦客有聖王必誅者況逐乎華傾險

懲口舌一變而廓清之以復先王之舊此大聖所作為而

瓿及水餅
髀腿共股也
文選鈺作缶

隱而顯之云
云蘇老泉諫
論之語

文選擊瓿下
無叩鈺二字

文選樂下無
珠玉二字

王非其人也。竟為李斯所惑，以毒天下。此秦用客之害，非客之害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

者人眾，兵彊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呂云：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

德。君能容眾，乃能以地無四方。皆王人無異國。臣：四時

充美。四時均調，鬼神降福。降之鬼神，故享此五帝三王之所以

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

諸侯立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則秦不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糧，資也。以兵甲而資，夫物不

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此四句總結一篇之意。迂眾

亦以自見耳。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

外樹怨於諸侯，逐客以自虛其國，求其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鄒東郭評：李斯投人主之欲，設喻進諫，而詞氣精采，無一字懈怠。別是一種巧思，學者熟玩此等文字，絕

能打破得此等。閑數過人，逸矣。

樓迂齋評：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反覆起伏，畧如轉

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語乎。

真西山評：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挫，有無限態

度，無限精神。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尋常不可

億度，真秦漢間第一等文字。未易以人發言也。

唐荆川評：觀李斯諫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

史文選諸本，捐作捐作求，國無危不可得也。齊王建立，母君王后賢事，秦謙與諸侯，信君王后，齊客多受秦，金為反間，勸逐降，遷于共處之，松柏之間，而死以齊為郡，齊人歌之，曰：松柏

邪往建共者客邪

耳子思孟子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諫吳王書

枚乘前漢枚乘字叔

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後去從梁孝王游景帝朝拜弘農都尉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楊慎云此書當是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

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

王諸侯湯武之地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

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喻君臣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

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段夫以

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

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

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

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段必若所欲為危

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

天命之上壽也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

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秦上天之難此愚臣

之所大惑也三段明白痛切竟不能回吳王之惑者利令智昏

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

南溪云此文描出譬喻延斷了之段段相逐起頭結末只用兩三句始終一篇自是一體師古曰德政和平不惑天象則日月星

晨無錯鈔故言不絕三光之明太宰純云一縷之任云云本子貢之言見孔叢子

莊子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拳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炊與吹通

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四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舍楚諺反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五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延百步之內耳。比於臣衆未知操弓持矢也。六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七段。真德秀云。福生二句。福字比上安危字更痛切。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古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八夫銖銖

晉灼曰。彈盡也。漢書作單。幹。平上四文。之。木。常。為。汲。者。所。契。傷。也。搔。音。騷。手。配。斲。磨。也。荀。子。金。必。斲。而。后。利。文。選。底。厲。作。砥。礪。

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九段。自大處勘。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十磨斲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十一王慎中云。一篇精神而不見其損。只見其益。

章惠伯評此書引喻多引事少。意在言外。雖逐段看去。重重疊疊。不必強為聯屬。與獄中書同。休。抵。多。一。耳。

茅鹿門評篇中或長喻或空譬凡上有四五勢若沛注河

論神怪

谷永前漢谷永字子

五侯前漢成帝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為五侯

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華札樓君卿唇舌○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詞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帝善其言

南漢云起首四句見得大道語孔聖以來未有言到于此者谷永以後尚罕講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起句把天地萬物立說便見學術正處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此先叙左道幻術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即不死之藥遣古造字與

輕舉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

覽觀縣圃浮游蓬萊照故其影倒

九成上有縣圃縣圃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

黃冶

獨於數千載矣天地之性萬物之情是謂大道明於天地之性知萬物之情是謂見得大道見得大道而則于此者不為神怪所惑不為非類所罔不為神怪所惑則所以明於天地之性不為非類所罔則所以

變化黃冶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投之水上冰即消液因假為神仙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道使然也淖濡其也奇女教反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

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昔周史萇弘周信神怪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

以知萬物之情而所以見得大道而則于此也

齊賤西反持遺人也裝也送也

元鼎元封並武帝年号

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楚信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

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秦信初並天

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

海求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漢信新垣平齊人

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詞此管到貴幸作

術得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

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

間方士瞋目扼腕奇腕掌後節中也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

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句蒼○師古曰詐得謂

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

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有關鍵○師古

謂五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

姦人有以窺朝者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

鄒東郭評此篇首叙左道蠱惑之幻術次叙歷代偏信之

禍害反覆攻刺崇正闢邪務引君于中道不特

文章之胡思泉評谷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此

永之學術議論倘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

初元元帝年号

太宰純云三五之隆者以漢初之德比三王五帝之世也

史記卷九

雖劉向不及大節既
虧他美莫贖惜哉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二終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四

明 東郭鄒守益批撰

游園焦 竑評校

九我李廷機註閱

日本 南溪宮脇通赫 輯補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後漢

東龜年云全
本左傳義二
十一年衛北
宮文子威儀
對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論冒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

法象論卷四

此篇中論第
二篇
本書之制禮
作制之禮

本書四民字
上並有萬字

本書必作則
見作皆
本書思作知
然作焉

儀茅鹿門云一篇以敬為主冒頭含畜許多敬是故先王

之制禮也論承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

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

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

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

而民尊之以下論腹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

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用四疊法而詞亦奇其所以致之者一

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曰敬慎威儀惟

民之則大雅抑篇此段論君子小人敬肆之分說君

子足以當之若夫情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

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文勢聯絡可法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

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

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

也存乎幽微此段論幽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

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見理語胡可簡也胡可忽也

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呂東萊云精細之譚雖在隱

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詩周南處

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此段

方筏也

本書論作諭
紀作化

論顛沛而及游宴見其當故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游宴乎故詩曰就其寢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邠風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此段論匹夫而及得志見其當敬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驕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卦易觀言下觀而化也鎔鑄故典自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娼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宋萬弒其君閔公事陳靈被矢詳莊十二年公羊傳於戲言宣十年左傳陳夏微舒弒其君靈公閔邴造逆於相詒文十八年左傳齊閔職邴其君懿公弒其君靈公子公生弒於嘗鼈宣四年左傳鄭子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此大段歷叙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敬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小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

顯大也温也

媒音屑狎也
慢也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小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

媒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

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書蔡仲之

命慎敬初惟敬夫禮也者人之急也急字有味可終身蹈而不

可須臾離也臨終猶不敢忽果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

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

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尾論無禮無

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

成人未段復叙敬肆公而吉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

管惠公以慢瑞而無年左傳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國語

南溪云恭敬使太宰文公及內史卻擊以傲享徵亡成十四年左傳冀缺以敬

德行之著德行衰而禮節出禮節衰而法禁興法禁衰而民無所

不至此篇主敬旁說德行禮節不及法禁可見時俗

尚淳敬兼內外然謂法像重在威儀容兒威儀容貌以敬之外著

者也面意思收足得十分視不離乎結禴之間言不越乎表著

之位昭十左聲氣可聽精神可變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

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餘波

鄒東郭評此篇議論清爽詞氣優揚且巔以敬為之秦漢

以後儒者論著鮮及之者故選錄為後學矜式

云

許穎陽評敬為書中第一義語可少此等議論且其出入

經典摺據左詞羅網前聞參以獨見遂成一篇好文

茅鹿門評偉長之文不多見得此一篇殊為快然見偉長

學識其大處又曰意見卓越議論該博場中得此自當壓卷

王命論

班彪後漢班彪字叔

皮扶風人遭王莽敗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後就竇融勸融歸漢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

國語奕世載德載行也漢書焉作世

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首叙帝堯立個根脚所以說去劉氏承堯之祚反覆議論以折服奸雄之心是故劉氏承堯之

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

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

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泛論帝王之興以申前意最得法然後精

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奇勁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

地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特起在此

位者也正要被此俗見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

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

繫辭云通神明之德文選地作下嶠作徧

大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天下共分其肉

老子二十九章云天下神器

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潤獲鄴食其烹醢彭越

么麼音幼麻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

文選奸作于廣雅曰鴛鴦也謂馬之下者為鴛

史記鳥羽之飛者高舉振六翮鴻鵠之翼也

史記陳嬰本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東陽少年殺其令欲立嬰

之不知神器有命此處方露一命字極妙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

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轉下最便

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饑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

襲擔石之蓄引喻痛切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

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

妄處哉故雖遭罹音離遭也阮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

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歷叙數子無成以証神器有命之說

直令人蹶蹶起坐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奸天位者乎是故

鴛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又引喻收前段意燕雀之疇不奮六翮

之用綵稅之材皆梁上短柱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

子竹器也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音東食也不

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

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

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

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

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句法勁拔此段兩奉也

婦之知命者以諷，可謂懇矣。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

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

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

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決字安頓得好，蓋在高祖其

興也有五。此至成帝業也。敘高祖有興王之德，數語一曰帝堯之

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

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

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

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擲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王之

情。高祖納洛陽成卒，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

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

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若迺，至非

帝有興王之瑞應，上然。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

王感物而拆券。有波。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

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

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

行事之成敗，誓帝王之世連，考五者之所謂，取捨不厭。

此兩家常折券，弄積。

昭十三年傳，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龍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
酈生傳，沛公輒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
王如意，取婦人之子也。

史記高祖紀，常從王媪，負酒，醉臥，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釀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弄積。

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之氣。

也。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

凶，伏斧鉞之誅。以上語其害以為戒。○條陳利害總收上意而波瀾疊出，錦綉奪目，正所謂洛陽三月春如錦，多少工夫織得成者也。妙手妙手。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

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說，觀距逐鹿之

桓二年左傳：下無觀覲。

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謂不可幾

庶幾而望也。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囂終不寤乃避

地于河西○以上語其利以為勸戒。

鄒東郭評：此篇因世多亂，臣賊子即漢作事，遂作一段文字，中引陵嬰信布絕人觀覲，非有極思窮慮者，不能作此等文章也。學者須熟讀請記方識其妙。

李九我評

班彪通儒上才，年二十餘，初避亂而就隗囂，即以歸漢勸囂復避，囂而融即歸漢勸融，又

范曄後漢書：班彪傳贊。

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數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觀其為囂著王命論，叙炎漢之龍興，杜豪奸之

虎視，非有卓見者不能。范曄贊曰：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時，斯言得之矣。

林次崖評：此論中間大意不過三段，首段說帝王有命，更無人破得，中段說二母之知命，真可以媿奸雄

之心，末段叙高帝成帝業處，更無餘說。此等文字於世道不為無補，非苟作者

胡思泉評：班彪此論參以神怪，非純於義理者。然其立意主於折奸雄，觀幸之志，故取焉。

機論

馮用之

人唐書無傳，未有所考。

南漢云經緯
織綜四字可
以品評此篇

異本悅作從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三句是一篇機者

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道，則合於道。細人竊之

則階於亂。又釋微字合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

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

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

知害，知去而知就，其唯聖人乎。先把利害兩字論引起聖

轉折許文王武王變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

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

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星宿為之移。

易地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論天地人之發機人之一發

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也。二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

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為

用。此篇論機字只是此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

則虛其事，誓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此神字即上機

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

迅雷之聲，不可及。五夫神器至重也。三堯不與子而禪

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皆巧蓋取時

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林次崖云

無極費無極
也楚平王璧
臣

與詩經文章輯錄卷四

舍由也

公為取聖取時取賢之機固非正論然把機字說得活秦越之疏嬴氏舍於由余取

霸之機也設今堯與丹朱而棄舜再申前意翻空摘奇億兆之心竟

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

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

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

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

測善為國者如偃師焉憂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

於我說機字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

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此段論為君者當識機喻何等婉切豈有能違

經曰禮禮運語小異

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

子經曰以下似尋常議論然以此論治機痛切富哉富與盛同是機也我以天下為

親為子步步堯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

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

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

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前面平

此處突然引証就有精采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

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

善為臣者五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此

堯晉語註感也說文从相从兒省兒象人頭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論為臣當識機厚君厚於君忠也潤于國公也既忠且公

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錯落可誦雖不自是正理

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

也雙闕入秦不取金壁而

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法鄼

生只用單用法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

感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六愛承接處把道字

天下至頤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

奸謀而彝倫攸斁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

武哉李斯趙高奸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

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七裏此段又時字替機字翻出許多議論文機圖轉

法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

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

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

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

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有氣力有光發語得其時則見信

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

鼂錯所以見誅也褒貶相錯愈見精來動人退不相時則禍自起所以

鄼侯漢蕭何史高祖紀子

屠蕭何韓信者皆人傑也

三傑謂此三人

老子域中有四大

頤士革切宅深也

閑莫困及憊也

甘羅年十二事呂不韋言始皇以為上卿

白起史記白起傳

許人敗鄭成

四年左傳
虞棄號傳二

年左傳

陳洩治宣九

年左傳

鄭子家宣四

年左傳

伏劔也。句句有斟酌讀之如層取不相時則招客許伐鄭

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也。句法長短語不相時則貽

辱泄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

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為腹心況

其恩者乎失其機則昵親反為勍敵況其疏者乎。前面許

亦兼有此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

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

務乎哉。借齊桓衛懿為得機失機之証筆氣滾滾此處或

曰袁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林希

又生個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答曰機者生於智者

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申上大人行之得其遠者

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而享

大牢不知帝力。此機字與機械機智之機故為國之福非

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

曲士。申上細人竊之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

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

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

聖人愛養萬物不以為恩與民相忘也

且聖人云云老子之語

襄四年左傳
茫茫禹迹
為九州

百世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也國不用機則克永世匪

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百尺

更進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收束數句以六

準衡又是喫緊示人處○李性學曰曲盡文字愛態之妙

鄒東郭評此篇雖非唐文之粹者然發明機字透徹篇內三十餘機字讀者不覺其煩場屋中得此亦發

科之文也

唐荆川評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

王鳳洲評從許多人物翻出求奇奇怪怪繁雜無非要申明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二句蓋此二句

即所以經緯天下而織綜人事者也至末問答一條意思何等周悉却又贊出茫茫六經數句

文之意幻者無過此

本論三篇此論其中篇

李九我評此篇文字錯綜愈讀而愈可喜中間議論周至處尤令人嘆賞不倦

本論

六一居士六

居士即歐陽永叔

賴山陽云自古論歐文者以本論為稱首至與韓原道並稱余謂此文平庸非歐之至者豈望原道之門庭乎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

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坤茅云引語蓋亦未知

其方也含下修本意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坤茅

云且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

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

以去疾之道喻去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

異端是好議論來真云照前而治其受患之處此二句佛為夷狄去中國

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

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此言三代及三

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

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

也此言患所由入真云照前氣虛之說王世貞云物先

腐則虫生人先疑則謠入所謂佛乘其廢缺之時而來

真有識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

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此言去患之本真

堯上有昔字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

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

其征役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暇

乎其他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

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

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有波因其嫁娶

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

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

本熊及八六
堯上有昔字
籍戶籍也

八大筆作駭

本集八大疫死作送死

齊國語少而習異其心安焉不見物物而此

八大趨作趣自作由

南溪云文章不貴守向奇巧而貴義理精密是文章者以載義理也如此篇比輯原道不及彼奇巧遠甚然義理精密却有贏於彼者故彼此說頗歷代傳錄以為操觚士之模範此皆漢儒諸評可

幼凡人之大倫也。數個因字順字勸誘字即所謂使自得之也發明三代禮義之教甚有步驟

故凡養生喪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末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時相

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兩次下然猶懼數字見防民之周誘民之篤所

以民不暇乎其他而佛無自入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

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自而入者謂有此具也此段申上王政修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

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此段見治具不備防民不

周又有偈而驅之者幾何不背而為佛也○茅千有餘歲

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

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

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

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

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姦民有餘力。以下議論最確。佛於此

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

之矣。言佛法至是始盛。又況王公大人。收往往倡而驅之。

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此段申上三代衰王

政缺。則佛始入中國。意幸而有一不惑者。茅坤云。轉又云。方艱然而

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

何其不思之甚也。此幾句正是承上起下。著力處。即前夫

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於

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

此一篇主意。上意安頓在此。方有著落。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

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

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

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得緊切。今八尺之夫。被

甲荷戟。勇益三軍。此段亦得緊切。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

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

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

八大歸下無之字。驅作敲

左氏僖二十三年傳。驅以逐子犯

本集八大效作効

本集八大效作狡

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

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到此始露禮義為勝佛之本意即收

損上文古人文法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

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

自然之勢也鄒東郭評作文須尋得頭腦意思端正然後措詞鍊句斯

非有的見者不能也經正上發出許多議論

林次崖評看來佛教得行乎中國果因王道之衰觀成周

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閭閻歲時屬民讀法奇衰左道者有禁當是時佛法何緣得至中

復起亦未有能者歐公之論亦為無見視原道

人其人火其書燼其居過之遠矣義

茅鹿門評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均從孟子經正說來發揮

驅並駕橫東坡曾謂韓如美玉歐如精金韓如

天馬歐如駉駉合一篇而觀足明坡公之巨眼矣

王鳳洲評此篇推明唐虞三代之治與周衰禮廢之弊而

孟子距楊墨同功而氣實氣

李九我評歐公此作雖不見可喜可愕奇怪動人而藏鋒

歐文間亦模擬其似而庚午鄉試亦魁京闈場

中有評其絕似若歐者乃知模擬工夫亦微有

邯鄲之步然語璦公

之間與則或末也

賴山陽云封
建論亦以勢
字結然以此
篇有霄壤之
異者彼險此
夷彼奇此平
彼橫此直彼
逆此順讀者
當于此等臨
文法

之職以鄉三
物教萬民而
實負之一曰
六德知仁聖
義忠和二曰
六行孝友睦
婣任恤三曰
六藝禮樂射
御書數

沈德潛評昌黎原道篇但言佛之謬於聖道而所以勝之

處篇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只作補足語所謂
含意未申也此透發禮義為勝佛之本論
尤切實文尤完密矣韓歐二篇故應合看

諫論

自註賢君不時有忠
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蘇老泉

賴山陽云諫
論二篇其意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孔子曰諫有五義一諷諫

近迂其論近

諫乎○茅坤云千古絕調荆川謂此等文字墓苟卿良是

之佳者惟選

又曰姑無論純疵只以術字言之諷諫直一也就有顧用

家每取之但

翻一篇文字最是筆力高處

其古句法勁

之術如何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

取耳

為樂伍舉入諫進隱語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鳴鳴是

詩字主文而

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

諫諫

舉退矣吾知之矣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秦太后与嫪

與秦同

毒迂太后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

隱語史註謂

行不自知也車裂假父囊撲二弟迂母于雍殘殘諫臣令

藏其意

天下聞之盡瓦解無獨秦者臣言已矣諷固不可盡與直

嫪躬糾反毒

乃解衣伏質王下堂手接之迎太后歸諷固不可盡與直

烏改反

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

公羊傳權者

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

何權者及於

者也如此辯駁是搭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

賴山陽云少

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

不為桀紂云

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此處一點况逆忠者乎然

云此一段語

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

甚古雅自戰

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

國策得來

直諫或諷諫

南漢云臣

以巨故之然

諫而從者其寡為之死者尤衆若泉謂諫者如用說之術則其弊可矯便作此論語意深切文字雅健如讀漢秦以上文章

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

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

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

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茅云因事納忠此五法亦是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秦

趙趙求救于齊齊欲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可左

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竊謂后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媼之送燕后也悲其遠

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

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今媼尊長安之位封以膏

腴之地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日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

托于趙哉故以為愛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

行有日秦使張唐往相燕共謀伐趙唐不肯行甘羅見唐

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不如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

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于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

而不肯行臣不知卿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

臣此理而諭之也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囚之欲與分趙

請往說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曰賢人也曰知其

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此

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

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乃歸

趙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田常作亂移兵欲

常曰吳強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然作色子貢曰夫憂在

史記仲尼弟子傳

史記陳餘傳

武安君白起應侯也文信侯呂不韋

秦策

燕莊王

十九

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而徒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
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攻下無民武公以麋鹿芻頃襄
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常曰善武公以麋鹿芻頃襄
而楚不敢圖周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昭子曰西

者名為弑君然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
臊其兵利與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
之必萬倍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魯連以烹醢懼垣
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

行曰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帝則連有
踏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
垣衍快然不悅連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号
令天下又使女子嬖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
乎衍再拜曰乃今知先生天下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

趙策

史記荆燕世家

澤封以營陵侯劉澤高祖從昆弟呂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
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說
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為王恐大臣不聽卿何不風大臣
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萬戶侯亦卿之有張卿乃風大臣語
太后太后賜張卿千金田生因說之令言于太后并封劉

史記朱建傳

澤張卿入言之乃遂立澤為瑯琊王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救
人往見平原君朱建乃求見惠帝幸臣閼籍孺說之曰
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說欲殺之今日誅侯
且日太后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于帝出辟陽侯
太后必喜君富貴益倍矣籍孺從其計果出辟陽侯于獄

漢書鄒陽傳

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茅坤云議
法森然即是老學手段○梁王以殺表盜帝使人責之王
始謀反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說及梁事敗孝王恐誅乃
往謝鄒陽令求方畧解罪于上者陽徑至長安見王長君
長君者王美人兄也請曰今夜盜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

韓策

秦策

史記鄒生傳

齊策

楚策

漢書蒯通傳

詩卷耳序無險波私謁之心

此則太后拂愠切齒則目於貴臣長君危矣誠餘為上言
之得無竟梁事太后深德長君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
之固也長君乃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蘇秦
入言之帝怒解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蘇秦

曰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
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王按劍太息曰寡人雖
不肖必不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范雎見秦
能事秦

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至雎曰秦安得王獨有太
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王聞之遂延迎謝雎歸左右王
跪而請曰先生鄒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
何以幸教寡人

而怒之也詞成五彩巧奪天工○鄒生謁沛公公方偃牀
攻諸侯爭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必欲誅無蘇代以上偶笑
道秦不宜偃牀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

田文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為質以求見孟嘗君
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曰
大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于土今天雨
流子而行未知既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
有不得還君得無為上偶

人河笑乎孟嘗君乃止楚人以弓繳感襄王以弱弓繳
繳如歸雁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為大王
道也昔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
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蒯通
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蒯通

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也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處
居不仕蒯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
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
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木
嘗與節以求仕也願使人禮之相國皆以為上賓五者

相傾險諛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
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

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

八大動作動

賴山陽云通篇零碎碎

無臨散場時

下一喝則此

篇無收拾處

又云以龍逢

比干之心行

蘇秦張儀之

術之意也公

為雙敲收上

異樣不俗

訣音大方術

要法也

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

懼則恭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

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

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

張儀之術也蘇氏之學未免偏蔽處○術字步步回顧○把逢干儀秦作個收拾何等雄健是萬人敵

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

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

以為諫法鄒東郭評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熟此妙訣下筆自驚世駭俗

矣

姜鳳阿評持說客之術以補夫子諷諫之論

沈德潛評引君當道之心以策士之術行之此中大自作

殺身而於國無益者甚多母乃於術有未盡乎

若大人格君心之非者又不可以一論貴積誠

以感之不在乎口舌間也

觀過斯知仁論

蘇東坡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以功形過妙妙與仁同過然後其

仁可知也引來最得大旨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

其濶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難知立論

本集禮曰上

有孔子曰人

之過也各於

其黨觀過斯

知仁矣自孔

安國以下解

其濶山谷

不足以配

其險浮雲

者未有得其
本旨者也三
十三字
本集其仁可
知也下有聞
之於師曰此
論語之義疏
也請得以論
其詳十八字

雜之以處男
女參居貞操
不易

既炊飯者

自是觀過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
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為伯夷可也然而古有名知人者

上說人難知此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

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

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此段全學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

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

之而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

矣故晉文公以壺殮得趙衰晉公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

非食故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孟敏荷甑隨地不顧而去

謂之仁則公孫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

之糟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

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麇違命也

推其仁可以託國中上與仁同過作收掉法○孟孫獵而

曰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斯其為觀過

知仁也歟趨避二意是一篇本旨○末

鄒東郭評此篇明學莊子全不蹈襲一字當與九徵並看較是勁拔文字

齊音倪鹿子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孟子公孫丑
下故將大有
為之君
離上教者以
正以正不
繼之以怒

南溪云此篇
進以正為主
意擬題引援
縱橫馳騁駁
辯雄詞檢精
入神妙盡義
理文字不陷
戲巧不涉細

議古色蒼然

傷音奈小特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論冒頭○茅坤云始進兩字一

篇主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

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上甲有欲以其君霸者也下有欲彊其國

者也三欲字發明破題字眼是論承○却把破意判得好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

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

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以下論腹○議

論亦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

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

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

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丹鉉要錄尹負鼎以

于身於湯也說者遂指為以滋味說湯乃是借聖以自文耳

○李廷機云伊管丁手便欲王欲伯所以見鞅之三說為

欺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懷我

狄也呂東萊云着他鋪張事實處儘有力量管仲度桓公足以霸詞雄度其

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

自光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鞅見孝公

孝公睡弗聽鞅曰吾說以帝道不悟矣後復見公未中肯

而罷鞅曰吾說以王道而未入也後又見公與語不自

知其膝之前於帝也鞅曰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

左傳其其吾以彊國進君大悅之耳

昭二十七年左傳其其

惑也句去
慘酷毒也

異計畫也

也。灼出商鞅肺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
 名慘刻之學。忍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銜之。君
 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
 之畧。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
 之不正也。呂祖謙云此句尤絕聖人則不然。到此孔子從先其志愈
 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
 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茅鹿門云雖不類朱註然把孔子
意見各一機軸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
 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

此野人君子
以位言

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
 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
 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
 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
 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
 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說得痛快而孟子亦曰。枉尺
 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引
之語尤堯得此題意緊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

孟子滕文公
下

此一後自揚
雄解嘲為可
為於可為時
則言為不可
為於不可為
時則凶衰化
來
轉愈與于襄
陽書是二人
者皆有罪焉

無所不至謂
其為不善也
大學小人閑
居為不善無
所不至
孟子公孫丑

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好議
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
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尾論
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
于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
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誠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折
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
道卒不行焉。拆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
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

上

也。茅坤云將收煞處有許多曲折許多光燄所以前輩論
文謂看人文章全在散場時有不窮之趣方是作手此

坡公為詞增集一處又云時
論中妙乎其體格古今無相遠

鄒東郭評此篇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似科試程
論學旨只熟讀此篇取青紫如拾芥耳

羅景綸評莊子之文以人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
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從先進論文字橫說豎說
唯意所至後辯痛快無復滯
碍斯為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葉水心評此文架虛行危縱橫
凌幻真得蒙莊之趣

姜鳳阿評此論雖與朱註不合
然其理各有攸當

李九我評此文若黃鐘大呂
不作錚錚細響

續楚語論

蘇東坡

屈到嗜芟也。芟，楚也。有疾召其宗老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

建建，屈到子也。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祭也。宗老將薦芟屈

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左氏斷句。○楚語上左史倚相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諡

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

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

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

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此段以大不忍意破之。是必

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

結冠纓子路啓手足曾參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見喪大記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言

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

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四句斷破曾

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

威公即桓公東坡集避欽宗諱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

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

私其躬也如此此段總今赫赫楚國若教氏屈氏八世祖之賢

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左法其為陋亦

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頃挫天下後世不

襄十三年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于水其忍為此乎茅坤云玄思粹語勘破手

木心事即子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應然禮

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之追思之道也茅坤云又

是一種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

書母死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

之命耶此數句正是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

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此段

大之陋思其所樂意又引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

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見檀弓若以

柳下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於

病革之中華音為不仁之甚也正詞鋒競長之際中行偃

死荀視開不可含口噤不范宣子盥而撫之撫其屍曰

事吳敢不如事主大夫稱主言我事荀吳敢猶視不合于

開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此河時伐齊

誓故懷子指河為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

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

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左傳臧

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由是觀之收拾柳子

也美疾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云云

南溪云此文河諭退柳州進子水者欲事歸正當無

謬大節也凡文人之文大閱世教故見謙願誤義理

者不得不辨駁古人為文章蓋亦出于此非有心於

詞鋒競長而

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以命為藥石也哉未引疾

子木抑柳子精神百倍

鄒東郭評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層疊不惟說

姜鳳阿評屈建去甚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

柳子自言此書以明大中之道而後世有詬子

者無感焉是固不恤坡公之議也而坡公論之

極精當如是觀送文暢序則韓極詆柳觀論史

書抑極詆韓今觀續楚語則楚又極詆柳此正

文人詞鋒競長之際學者尤當於此替心焉

酷吏傳序

司馬遷

太宰純云胡思泉之說是也

論語為政篇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董份云前以孔子老氏發

說此太史公昭應處文字之易見者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

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

正其極也上下相道君民避于吏至於不振當是之時

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交

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下士聞道大笑之此道德經之語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

老氏三十八章及五十七章

上下相通言上下借法以相欺也

論語顏淵篇

老子四十一章

下士聞道大笑之

舜典系為人
不格茲

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茲黎民又安師古曰破

融二句謂去嚴刑而從簡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不在道德

易抑巧偽而務敦厚也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

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

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湯實尹評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

相適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

時非酷吏據山安能愉少頃之快語勢不得不

論志

朱伯賢明朱伯賢

南漢六此篇

文字蒼古雅

健最開世教

後漢鄧禹字

仲華光武時

佐命元勳鄧

禹謂光武曰

願明公威德

加於四海高

得效其尺寸

垂功名於竹

帛耳光武即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綱領非志心不自
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
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則氣以從
志堅則事乃齊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我君卒肇商祀
張良志在報韓卒成韓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援引
甚好且詞法勁健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摧僭周之數子者志立於
事為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

點在黃文卷九節

三十一

功以信天下後世乎。甚健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

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勢廣。此皆志之得者在視夫所志何如耳。

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

心弛。此皆志之失者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導

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賁育之勇弗奪

也。合上作一句方見句法甚矣志之係於人也大矣故古君子之觀

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結音有歸

息

鄒東郭評此篇文簡而意盡可
以風人之冗作者

張洪陽評簡短之文一難于盡意二難于精采三復難于

警健此作詞意周盡而光采煥發有頓挫有起

伏有波瀾而警策勁拔處尤有紆餘曲折之態真作手也

許穎陽評無可喜無可怒平平正正要亦當于理耳

茅鹿門評古色古貌鬱鬱蒼蒼誰謂藥

錢豐寰評此篇以志字直貫到底後學

熟此步驟當為場屋中利器

異言錄
文章軌範卷四

三十一

點註續文章軌範卷之四終

48-13555

明
信
二
十
五
、
求

昔
田
家
子